

味檠齋文集

七





味 壁 齋 文 集

(七)

趙 南 星 著

味檠齋文集卷七

序

壽大中丞見泉魏公序

粵稽三五之隆。君臣合德。惠安天下。於時三台齊色。五氣咸敘。遐邇禔福。以至懷生之類。靡不得所。叔季之世。則反是矣。天之與人。精祲相盪。善惡相感。明白如此。論者或以天道悠忽不可問。其亦未之思也。大都位高者其功大。大則能動天。故人君能動天。大臣能動天。德純者其善精。精則能動天。故聖人能動天。大賢能動天。魏公以中丞撫晉九年矣。九年之中。無一念不在民。無一事不規千百世之利。文武吏有不奉法者。輒劾去之。不少姑息。州倅以下墨斂者。卽達之主爵。轉左官去。其輩不無怨曰。每偶月。晉中劣轉者半天下矣。然公論以爲便。便士民。歲令有司積穀。以備凶荒。稽覈甚嚴。汾州有二藩邸。人衆或躋民。州吏苦權輕。去府遠。獄訟文奏。苦淹時日。疏請升爲府。晉北西北近邊。自款市後。有司大抵怵惕。不爲備。公視其要害。城忻州。城崞縣。城方山鎮。而黃龍池草埽山河會諸處。皆爲設兵守之。及所督造鎧甲戎器。無慮數十萬。公坦蕩恬忽。於天下無所求。所謂食菽飲水。有不得已者。至爲國與民爭是非可否。卽其身有

所不顧。其精神志意。非念窮民。則慮邊患耳。是以三晉之間。吏遂遂奉法。比歲不稔。民無捐瘠。敵受約束。不敢犯。晉之婦人小子。皆敬公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公嘗被口事。則數千人詣闕保留。身都大臣。其爲善。精成功大如此。魏公而不足以動天。是天者蒼蒼而已。必不可動。而天之視聽。有外於民也。道其廢矣。魏公今年六十。太公年九十五。尙健。福壽子孫。無不甚多。德業文章。無不甚盛。斯古今之所罕見也。非天而孰與之。非動天而焉致之。書不云乎。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大臣之壽。而國之保乂以之。言功大也。詩不云乎。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匪敖匪以求福。而福求之。言善精也。惟魏公足以當之。太公厚德人也。趙魏間號爲大人。是以能生魏公。魏公以三晉之懽心事太公。天之所以福太公與魏公者。詎有窮已耶。晉藩司諸公。將稱觴於公。屬余爲言。余心服魏公而不能言。然諸公之稱觴也時哉。夫魏公於天下。無所求也。惟不得定省太公。寤寐於懷。章數十上不報。頃者乃得請。魏公喜可知也。其訢然舉諸公之觴也哉。

壽憲翁王老公祖序

夫自上古迄今天下。大都易陂而難平。暫治而常亂。然天不遂驟。地不遂阨。日月不遂翳。鬼不傷人。而華不淪於夷者。何哉。則以正人君子。不絕於世也。有天下者。培養信任之則治。摧折之則亂。此覘國之定術也。今天下不可謂平治矣。乃畿輔之南。吏治清肅。閭閻不擾。而山林之士。得以保其親戚鄰里。無流亡之苦。嗟號之聲。則中丞王公之以也。王公以上特簡。來撫畿南。見天下風俗垢而民生墊也。察吏以廉爲本。

嚴徵收投櫃之禁。帥舉其最者以風。故其屬爭勸而廉。夫大臣非小臣之比也。大臣之舉其任也。以意而已矣。克己奉公。身家之不知者。自律之意也。昉分涇渭。而激厲之者。率下之意也。意通而下無不從矣。故書之稱畢公者。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夫正色。固不言而化矣。如是而後可爲大臣。王公以之。夫常山京師之門戶也。右晉中俗淳。又界以太行。姦宄無所容。左河間郡。海濱廣斥。多菴蒲。其南爲齊之臨清郡。其東南爲徐沛。商賈之區。五民囉雜。合任搏掩之徒所麇聚也。故盜賊橫行。民苦之久矣。繇上下悠悠煦煦。以至於此。長之必至大亂。公首論有司之隱匿者曰。縱虎而欲人無畏。非也。多方弭盜。且議設武吏。陳兵守要害之地。如故事。而盜賊遠竄。其遏亂綏民之功。茂矣。客歲畿南苦水。民饑。又苦榷稅。公上疏留稅金賑救。卽常山一郡。至餘二萬不報。稅璫日督迫之。不與也。無何而恩詔允可。郡中復有榷木商者。其儻從。乃牟及他貨。商民近始敢告。公輒創之。而市肆不擾矣。日福王之國。其一二中官橫索暴虐。吏民不堪。公使人文諭。一醉豎向公。囑言。公上疏坐數其罪。遠邇皆爲公危之。留中爲幸。聞上乃密令法中官。於是自趙魏以南。其徒束手不敢動。此公撫畿南之梗概也。然則此六郡者。豈可不謂太平耶。七月二十三日爲公誕辰。典城諸長吏將上壽。而謀於趙子曰。下官無可爲公壽者。子其爲詞。夫豈徒以抒下情。庶可爲來世之悼史所採據焉。趙子曰。夫大臣之壽。非小臣比也。大臣以社稷之壽爲壽。大臣賢則社稷壽。社稷壽則大臣壽。漢以後臣道不明久矣。大率以小臣爲近民之官。大臣自以地位陵絕忘民。不知大臣之繫於

民愈大愈急。何也能壽其民。乃能壽社稷也。公昔爲儀部。見東宮久不立。而戚畹有窺伺妄言者。上疏勸之上。爲奪俸一年。其人方貴盛難犯。不意若此。明年公遂上疏。言立東宮不宜更遲。其詞極直。內閣及金吾皆傳上大怒。欲削籍。猶未已。且廷杖公。一給諫夜過。公告之。公漠不爲動。呼酒與飲。至二鼓乃罷。上竟不罪公也。繇斯以談。公爲儀部。則思壽社稷。其出撫於外。則又壽民以爲社稷計。然上之於公。可謂培養信任之矣。社稷生民之壽。未有艾也。以天之道。宗社之靈。公之壽豈有極哉。余聞諸長吏。奉公教令。皆飲霜雪。流雨露。以壽億萬民。古不云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是卽所以壽公矣。何謂無可爲壽也。

壽大中丞瑞翁崔老先生七十序

古之君子在位。而人皆愛敬之。則爲詩歌以抒其意。欲其萬壽無期。然必以愷悌樂只爲稱。實與吾孔子仁壽之旨符焉。故其爲君子者。果皆臻上壽。榮號名。若太公畢公之倫。所謂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者也。第古今之久。生人之衆。在位者未必君子。而又多壽。其人亦可指數。於是天之道。聖人之言。有時而不可信。夫天之道。聖人之言。皆不可信。則天下無復可信者矣。是爲善無益。爲惡無傷也。夫天者。人之父母也。子之富貴且壽。其孝耶。則父母悅之。其不孝。則父母弗悅也。此其在天者異也。君子在位。人人欲其眉壽也。小人而在位。則有詛之以三物者矣。此其在人者異也。試使人平晝清夜自念曰。吾平生所爲。其宜富貴宜壽耶。其弗宜也耶。宜而得之。猶恐其溢。弗宜而得之。必且恣然汗出。而不能自安矣。此在我者異也。

然則言壽而歸之君子。不亦可乎。余同年友獲鹿崔公者。生而無嗜欲。無機心。若上古之人。居於深山。而偶涉中區。視夫驅驅焉營營焉。譏譏焉。碌碌焉者。若羣兒之嬉戲。而禽蟲之往來。不問其所謂也。余嘗與公同學於恆山講堂。公衣冠言動甚樸。然文學藻贍。與余同鄉舉。先成進士。自爲縣令。以至中丞。其德不改。所至不爲卓鷲求名。而務愛民。若溟沐之雨。浸於苗根。而漸達溪谷。此非詩之所謂愷悌樂只者耶。今年七十矣。而其形容精神不改。非夫子之所謂仁者壽耶。公嘗權稅九江。往時鮮不富者。公初至。吏胥以奇羨陷公。公仰而誓曰。橐此者。天其絕之。余往爲汝南理時。觀察蔡公廷臣。江西人也。語余曰。自設關以來。無如崔公清。蓋公之清出天稟。所至無不清者。非有意求名而名日起。其備兵汝洛。值歲饑。存活甚多。又繪圖以感至尊。發帑金遺賑。而天不爲災。其有大造於民。而民歌舞之類如此。總之以仁心爲本。然大事之至。所見既定。不搖於羣喙。不惕於毀譽利鈍。播州初平。當事者以公往救之。士酋欲以金購播州地。公力持不可。則所謂武以達其仁者也。公今旣貴矣。旣壽矣。以揆之於天。是天之所悅也。以徵之於人。是人之所祝也。以反之於心。是心之所自信也。夫是乃足以爲壽矣。是時公撫關中。有感於人言。浩然欲歸。余聞公之在關中。吏畏而民安。賦平而戎飭。名先人。官後人。清者蒙譏。濁者安居。公之不以升沈毀譽爲意久矣。余生平不解爲諛。誠服崔公之淳德。邑之親友。屬鹿陽孫公徵余言。以爲公稱觴。其倘及公之歸也。則余亦執榼以往焉。

賀榮封御史大夫碧衢左翁八十序

語曰。行道有福。非言行道而天降之福也。行道者。卽爲有福也。道莫大於忠孝。天下皆人也。忠孝則爲顯人。何福如之。然則無與於天耶。非也。是荀卿等而雨。猶不等而雨之說也。夫忠孝甚難成也。遇主之難尙矣。有君而無臣者。殊亦不少。父子亦然。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孟子以爲其樂過於王天下。蓋難之也。且事君必忠。而後可以爲孝。而范文子直言。武子用杖。則苦於難兼。不遭時之君子。既末繇盡忠。耕田負米。以奉其親。而謂之善養。於此心終不能慊。忠孝之難成也。豈非以天道之不可知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多餘慶。爲仁繇己。父不能必之於子。積善則可以動天矣。桐城有碧衢左翁者。御史大夫左拱之之父也。少而稱才。博學爲儒。不售。以其學隱。其先世之遺貲。足以養親。與元配周事。父面溪公及母稱孝。母早世。事繼母。人無間言。面溪公好施。置義倉以活貧民。剏義塾以訓里中。蒙士稱德門。碧衢公修其遺事。戊巳游饑。約腹以飶姻族。疫甚。匿其家。輒免。蓋有神告之云。及生拱之。兄弟鬻產爲之延師。家日削矣。而拱之舉於鄉。修德行。善益力。時時手一編高吟。與諸孫讀書聲。琅琅相雜。興至則尋幽選勝。扶杖獨往。仰雲霞而俯魚鳥。意甚樂也。拱之旣仕爲御史。翁舉孝經事君立身之訓以勸之。曰。勿以我爲念。此時當萬厯末年。羣小用事。幾成金虎之亂。天降大割。拱之與楊文儒給事。屢蹈不測。戴翼聖主於孤特危險之中。果能顯親揚名。如翁之所期望者。拱之晉御史大夫。翁封如其官。周爲恭人。翁今年八十。恭人七十六矣。瑟琴之

好彌篤。如賓之敬不衰。拱之兄弟九人。皆恭人出。青衿者八。今年季舉於鄉。孫四十餘人。七爲青衿。曾孫男女各十餘人。子孫中有微恙。恭人摩其頂。輒愈。姻婭中舉兒者。咸願母之。疏者亦託言某家兒。勝於祈保。十月某日。翁懸弧之辰也。諸縉紳賀之。欲得余言以祝。夫翁之壽。不待祝也。翁既多陰德。而又坦蕩恬靜。於世之紛華靡麗。無所不忘也。業已超出俗情之外矣。而又濟物而忘其身。而又勉拱之。以致身爲國。此臣子之分也。而忘其爲名。是又超出俗賢之上矣。夫仁者以靜壽。無所不忘。靜之至也。故曰翁之壽不待祝也。拱之爲余言。其先左邱明之裔。避隋之亂。於江南涇縣。有左難當者。聚豪傑以保江南六郡。後歸唐。封戴國公。歿稱難當王。言其忠勇絕倫也。涇上迄今祠祝之。其子孫甚多。及黃觀起義兵。抗靖難之師。有兄弟二人從之者。敗則匿姓名。家於桐城。四傳而至面溪公。父松坡公。雄於貲。以五千金。剏橋。今名里仁橋者也。繇斯以談。左氏之於善也。積矣。至翁而綦厚矣。其福壽詎可量哉。古之帝者。尊事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以天之所篤祐。人君之所宜隆也。漢明帝幸辟雍。嘗行之矣。然全福如左翁者。古今所希聞也。明年上幸辟雍。有建斯議者。則左公宜被蒲輪之徵哉。

壽鹿陽孫公七十序

洪範曰。嚮用五福。五福者。一曰壽。而攸好德與焉。嚮者天也。好者人也。福出於天。而人能致之。則非所謂莫之爲而爲者矣。故世儒往往致疑於天人之際。而不知天卽人也。有爲卽莫爲也。孔子仁者壽。洪範二

之。孔子一之。二之。卽一之也。仁者所謂君子也。非仁者不可謂君子。君子者。抱道而不貳。執德而不疑。可貧可賤。可富可貴。可毀可譽。而不可捫也。有壽之象焉。古之君子。有得行其志。安天下。使國家而壽者。召公是也。有不得行其志。頽性葆真而壽者。曾子是也。夫召公身爲三公。當農桑時。慮民之煩勞。不舍鄉亭。聽訟棠樹之下。曾子身爲匹夫。行先王之所難。其驕大夫也。常以浩浩。此二君子者。豈知天下有富貴貧賤哉。此其所以壽也。鹿陽孫公。自成進士。爲司李。行意而無所徇。杖道而無所懼。直指有所欲觸。公以爲賢不可。而其過荊州時。權相勢方盛。苞苴塞門。其子弟舉於鄉。賀者肩相迨也。孫公獨否。其所至皆竭其心力。以爲永久便安之計。而所不得爲者。卽奏記當道與除之。當道皆知其君子。而內以爲古。不善趨時。江陵小人。專用奔走受教者。是以公僅不斥。順次稍遷。至廉憲。而以舉陽城太宰之子。被誣貶官。遂不復出。明農課塾之暇。以觴詠琴弈爲娛。甚樂也。蓋自江陵積威所劫。科舉無復公道。諸公子皆先得試目。而雇人構之。閱其文則無不售者。或以孫公爲李。不阿江陵。而爲廉憲。乃阿陽城乎。固也。孫公之爲人。自無此意。正不必精言之耳。孫公之歸。蓋壬辰五月也。而是年正月至今。執政放手弄權。黜天下之君子。殆無虛月。省寺恆至空無人。山谷閭閻皆滿。徒使天下國家不得其益。而君子用其所爲天下國家者。以保其身。安於泰山。而壽於松喬。何爲其不樂哉。彼小人固亦有壽者矣。然君子之壽。道德之所延也。天地神明之所相也。兆人之所祝也。彼小人者。何以稱焉。譬之松柏之茂。凌冬不凋。以其瑰姿美材。氣味芬芳。誠有

足觀者。假使荆棘之類。而亦凌冬不凋。適益之醜耳。孫公今年七十矣。夫婦偕老。子孫才而且多。耳目聰明。神氣益旺。鄉黨親識。皆因郭華伯侍御。屬言於余。以爲之壽。余於孫公而益知君子之貴也。天下無道。君子受小人之害。以不得行其志。然君子乃緣是以專心於道德性命之中。以永綏壽命。夫均之富也。而君子之富美。均之貴也。而君子之貴榮。均之壽也。而君子之壽康。均之多子孫也。而君子之子孫樂。君子無所不可。而小人無所可。夫人奈何其不爲君子也。華伯聞余言。有當於心。曰善哉。有位者聞斯言。則天下國家可壽也。孫公其必欣然舉諸公之觴。

壽和翁周老公祖序

余林居久。頗留意於養壽之事。略有所窺。大都沈潛凝重者壽。愷悌寬厚者壽。此壽質也。而遇有隱顯。隱者用之以美厥靈根。顯者用之以濟天下之事。安天下之人。皆可以壽。余每以此觀人。鮮有失者。余郡二千石周公。其先大人曾爲郡理。余得望見之。蓋仁人君子也。用法平恕。極有恩德於士民。周公自幼以才稱。好學。及長。居身儉朴。處鄉人謙退。甚有美譽。余聞之殊喜。不謂復來典郡。豈非士民之福哉。公成進士。爲廷評。仕人以廷評爲閒局。率欲跳而之。郎署。公坦然肅然。出公門。入私邸。不妄交游。求名譽。不干謁時貴。久之當事者覺其賢。五年當恤刑。以公之台中。其所平反甚多。皆合天道。協人情。爰書至京師。人人驚服。當事者乃知周公果賢者也。故以公守真定。天下大郡四。真定居一焉。然於畿輔千里居中央。於天下

爲四輪之區。國家之棟柱也。其地不啻重二千石。不啻等方岳。海內恬熙日久。人尙奢華。百邪俱作。而歸於好利。錢穀之朘削。士大夫宜所不忍。而太宰至以爲言。公天性皓潔。一切出納。付之其人。不能不坐觀耳。屬吏望郡朝。若皓日之射目。冰玉之瑩神。不敢動苞苴之念。始至。侮法害人者。環列階下。姓名具得。第取其甚者正法。餘皆明舍之。曰。不悛者僵矣。始至。文墨之積若山也。囚徒之待鞠滿園也。其所關聯。牽引滿城也。電矚而霆斷之。不數日而几閣空。州者歸州。邑者歸邑。重者往往輕。輕者釋。贖者免。又性不喜榜格。兩造旣備。爲決是非。輒罷去。往時吏卒數至州。邑督事甚騷也。自公至。絕不遣一人。雞犬皆寧矣。公嘸笑不苟。和氣盎然。至於事所當爲。法所當執。不撓於彊禦。不怵於利害。中黃賁育之勇。無以加焉。夫周公者。非所謂有壽質。而用之以安天下之人。濟天下之事者耶。是故三十二城之長吏之父老之子弟。無不頌仁明。感恩澤者。天居高而聽卑。公之膺百福。臻永年。不待子卿之相。季主之卜也。公恤刑。晉中所掀而活之。覆盆之下者多矣。然猶可數也。典郡以來。獄訟之所平反。無論也。督屬所開荒田振業者。淫霖爲災。所發倉廩給及請兩臺奏蠲田租者。所設粥食虛者。此皆不可指數也。積功種德。若斯之盛。足以福及子孫有餘。且三晉之人。世受周公之恩德。家頌戶祝。其禔福可勝道哉。先是楚相擅朝。盡毀天下之書院。眞定故有恆陽書院。至周公乃以傳直指之檄復修之。聚英才其中。親爲講藝。匡扶世教。興起人文。豈小功小善也哉。諸長吏及公誕辰。屬余文壽焉。余以天道人情。知公之必壽。夫余曷能文。第養壽之事。留意頗

久所言當不虛也

壽西渠李老親家八十序

今夫千尋百圍之松柏。閱緜曠久遠。而亭亭菁菁。色蒼而神悅者。則必其結根於窮巖絕島之中。人跡之所不能涉。斧斤之所不及。兵燹之所不入。故得以全其天性而無患。惟人亦然。深山窮臬之中。往往有隱人焉。遺榮貴身。逃世獨處。閉目而不視。緘耳而不聽。塞兌而不言。藏身而不動。虛心而不思。以儲精頤神。而又吸二氣之精英。竊三辰之光氣。噉草木之華滋。被雲霞之漸染。受風霆波濤萬籟之靈響。澡漑神明。灑練五藏。變易毛髮骨髓。故能遺世而長存。與山石無極。余所親西渠李公。今年八十。甚健。能乘馬。其鬚鬢無白者。人疑其以綠藥塗之也。夫李公少而爲郡諸生。足致祿位。以其先世爲執金吾。棄之入京。襲祖職。執金吾之勢故重。李公自世宗朝。以才幹著名。屢承上命。緹騎下郡國。稱意旨。陞敘加等。恩隆所生。李公固非深山窮臬之士也。其效力於國家久。非暇閉關習靜也。居長安芬麗之中。非能不見可欲也。然而李公若彼者。此則幾於古之靜者乎。韋布乎芻芻。山林乎市朝。岑寂乎喧囂。逍遙乎鞅掌者乎。此則有得於貴己之術者乎。蓋亦天之所嚮用焉。公嘗遠逮一時貴。其人慮緹騎之躁其家也。則駕艇以迎。僮從仍欲至其家。公叱止之。其人感不勝。以重賂進。公不受。事絕。其人重拜去。於是朝紳聞之。皆以爲公長者。而是時公年六十六矣。前此無子。是歲舉一子。僉以爲天道不爽。公之壽殆未涯也。孔子曰。仁者靜。靜則壽。

養生家以爲此修練之說也。審如此則當言靜者壽耳。仁者愛人。故不擾人。不擾人而顧自擾乎。不擾之謂靜。之謂仁。故可以安身。可以安人。可以得天。李公其庶乎。余姪清翮。公之壻也。余嘗疑公之壽。必有異術。屬余姪問之。旣而聞時貴之事。曰吾得之矣。遂書之使往稱觴。

壽仰西雷君七十序

世之論者見牽車服賈之中有賢人焉。則曰是商隱也。此繇於好仕進。遂以概天下之人。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治古之時。何人不賢。好修之人。何所不勉。豈必仕進而後稱賢乎。是率天下顛蹶於富貴者也。於是吏隱之說生。夫吏則非隱。隱則非吏。吏而爲隱。是言而云默。馳而云坐也。安得此欺世語乎。澆薄之世人。皆以仕爲華。不得已而後農焉。工焉。商焉。故以其賢人爲隱。然則仕者皆賢人耶。農工商皆不賢人耶。謬矣。謬矣。夫仕者能修其身乎。能營職不懈乎。能取秩祿不牟乎。能無害下民。能知止足乎。此則賢士之所爲也。而求之於世。何其罕睹也。大都士其迹而商其意。且非商之正意也。皆所謂壘斷者也。商卽貪而巧。爲贏可貲也。仕者爲之。卽其贏不貲。其害亦不貲。故凡時之衰亂。而民之弗康。皆士之所致也。而三者不與焉。余友張叔立。爲余言所善南昌鄒君時雨。商之賢者也。雅好讀書。時時稱說今之文章家。其善者大抵模擬若優孟。勦襲若偷。獨喜余之所爲文。余謝不敢當。無何而鄒君因叔立請余文。爲雷君仰西七十壽。蓋雷君之與鄒君。猶信陵之與平原也。雷君先鄒君而商於吾趙。鄒君曰。雷君天性孝友。事父母及

庶母皆愉愉得其歡心。兄弟三人極相愛。仲弟之子長於己。子婚娶必先之。季蚤世。撫恤其家。恩勤備至。雷故茂族人衆。皆以恩綴之。周匱振弱。嘉善遂能。無間親疎。曰同源共本。孰其爲疎者乎。君牧己以卑。飲人以和。而其中卓然有所自持。遇事毅然無所反顧。曾有無賴訟之於郡朝。君大夫知雷君善類。極訟者將坐之。君爲之固請得脫。其人徒跣泣謝。君溫諭罷之。相與和好如初。君晚年家產益豐。子孫繩繩。有仕者。遂不復北來。日掃一室。讀古今名人之文。與至則結侶出遊。送飛鳥於高雲。觀躍魚於綠水。適然甚樂也。雷君今年七十矣。而形茂神彊。不類七十人。叔立亦嘗識雷君。知其賢者。今天下風俗之美者。無過江西。游宦者多取金錢。得罪名教。歸家。卽鄉黨不與言。聞南昌之士大夫。皆重雷君之誼。與之往來。締爲婚姻。以視夫仕而貪。驚害民。以自爲膏者。誠相遠甚。齒老分盈。夢家鄉山林。以爲不祥。何如雷君晚節里居。擯林泉之樂。不宜仕者恆仕。雷君之賢。宜仕而未仕。何必稱隱。其宜壽也。則壽且未艾哉。

壽李母袁太孺人序

余大母李太孺人。汝立之父別駕公之姑母也。余爲家孫。生而蚤。先君子及余。皆嘗與別駕公同爲諸生。先君子晚而舉余妹。以女汝立之季弟。李太孺人蓋數稱袁太孺人之賢云。袁太孺人有一女。未有子。乃娶趙孺人。及董孺人。趙孺人生汝立。生汝立時。別駕公五十一矣。甚喜。袁太孺人尤甚喜。推燥就溼。視之不啻己出。旣而董孺人生汝實。趙孺人又生國任。太孺人愛之。猶汝立也。其姊已適柏鄉趙氏。視之不啻

同胞焉。別駕公仕爲河間郡學博。旣而爲南陽東昌郡別駕。太孺人皆不之任。曰：任中閒。吾性所不能。卽恐坐殺。而居家督耕種蠶織。儉薄易奉。恆如未貴時。以是別駕公所至厲清節。空囊往來。而田園不荒。資業尤存。太孺人不之任之故也。別駕公猶見汝立爲諸生。年十六矣。汝立受別駕公遺命。從學於余。余第爲之論文。汝立苦學。不啻嚴父師督趣之者。每讀書恆至夜分。太孺人欲其臥。不從。曰：孰也。讀書而病者乎。太孺人憐其志。則爲之釀酒脯肉。具諸飲食。令無饑渴。汝立資敏而學銳。弱冠卽成進士。升龍鳳之署。今國任亦軒翥將翔矣。太孺人之教也。汝立之宦京朝也。太孺人乃之任。久之。汝立念太孺人居邸舍中。不若家居之適也。請告而歸。今年八十二矣。尙健。其督耕種蠶織如嚮時。膝下有兩孫。甚懼也。除月七日。其初度也。諸賓婚問所以爲壽者於余。余不佞。以爲太孺人之賢達。閨中所未易得也。自后妃以至於士庶人。皆欲得意。得意矣。皆欲成子姓。以無子爲極悲。卽他人有子。非吾子也。勤家節用之意。往往而衰。太孺人順所天之志。軫宗祀之重。以有子爲喜。而無人我。可不謂賢乎。人之所謂極悲。而以爲極喜。然誠可爲極喜也。有子如汝立者。榮耀光華。同於自出。而聲名過之。可不謂達乎。余聞里中諸母。每論袁太孺人。及余大母之性行。余大母自余大父未仕時。家不甚溫。親識僭急者以告。輒割所有與之。時至匱竭。家人頗以爲苦。然大母視人之饑寒。甚於己。其天性行之出無心。非人所能學也。袁太孺人則一錢不妄出。外家有私乞者。卽正色拒之。曰：吾家僅足支耳。寧不爲兒子計耶。袁太孺人可謂善學余大母者也。榮耀光

華世所不乏。惟賢達甚難。壽亦人所時有。惟賢達必壽。其壽益光。請以是爲太孺人稱觴。

壽歐陽母王太夫人六十序

余居於秦陸之野。靜坐繙經。以其暇日。課童蒔植。啖英含滋。見夫根幹之脆弱者。占護甚勤。猶恐顛頓。冬則窟藏以待春煦。恆棄去之。曰。奈何役心於此。此游間無事之人。所以飾亭館而供玩弄者也。彼夫深山幽壑之松柏。人迹不至。剛風之所震撼。烈日之所灼爍。洪波之所衝激。明霜積雪之所栖集。適足以堅其腠理。而暢其精神。故能干霄直上。爲夏屋明堂之需也。英雄豪傑之士。亦若是焉矣。其所以成德業而垂休光者。率從艱難困苦中得之。自古及今。歷歷可數。邯鄲宰歐陽公者。蜀之名士也。其父歐陽翁。明經高第。秋試屢躓。至庚子鼎試期。病不能赴。此時歐陽公弱冠。學已成。翁欲其赴試。公遽延不肯行。翁曰。爾以我病耶。行乎。則可獨矣。公不得已而行。獨母王太夫人與幼弟居。頃之翁病益篤。太夫人恐一旦不可諱。而萬無能支也。則夙夜籲天。請以身代。且割股肉入藥中。以進。翁飲之頓蘇。歐陽公試已避歸。及見翁以爲必售。而復不售也。乃謂歐陽公曰。爾之於學茂矣。而運數未利。無庸懔懔爲也。翁竟不起。家貧甚。歐陽公竭力送養。其學不臥不休。至己酉。乃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爲邯鄲宰。人謂歐陽公名士久不售。今乃得意矣。不知公之心。無一食一息。不念父病時。使己赴試。母割股以留父須臾。待己之歸。歸矣。又望其得舉。而竟不果。所望而逝也。卽太夫人從崩。摧切剝。嗚咽涕泗中。見其子之得官。亦豈能一食一息而忘之耶。

是以公之爲邯鄲也。律已。廩廩乎若跖險也。砥節。項項乎若終窶也。服政。惛惛乎若有所迫也。惠下。惻惻乎若癯於身也。蓋公痛先志之不遂。念母氏之勞苦。庚子之事。且於思而夕於夢。孝情結惛。不知人間有富貴逸樂。故其立志甚潔。其植操甚固。其爲善甚猛。皆繇太夫人之身教。而諄諄提命不與焉。蓋自太夫人親見其爲宰。心力盡矣。士民寧矣。德音亨矣。而其痛心疾首。乃可以自慰也已矣。是故太夫人之膺後福。綏永年。殆未可量也。以先公之所未盡。太夫人之所自求。歐陽公之所養志。邯鄲老幼士女之所祝頌。足以知之矣。今年七月。爲太夫人初度。年六十。歐陽公欲得余言爲壽。余嘗觀漢史。繁陽馮偉伯。光武時爲三公。恭約任職。其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古之聖主。皆知其臣之家世積德。偉伯之母。必有令儀高節。足以垂憲作師者。故能生國楨而隆帝眷。作史者蓋不知而闕如也。歐陽公異日者。必能爲偉伯。余知王太夫人之事。是以論著於篇。俾後之君子。有以稽覽焉。

壽顧母王太夫人七十序

洪範稱嚮用五福。首曰壽。而攸好德。居其四焉。孔子稱舜之福。曰位祿名壽。名乃在壽之先。夫德。吾所自好也。名。吾所自致也。而何以謂之福哉。夫通天下之人而計之。富貴之人少。若求德人其中。則富貴之人甚多矣。故曰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數。無德與名而徒富貴。豈惟不若貧賤而賢者。曾不得與貧賤之

庸人等何也。此無可恥而彼可恥也。今夫富貴之人。蓋有終其身無一道義之言。無一方格之行。其所交與。無一雅似之人。勳業文采。無可稱述。日事君而不知忠也。日臨民而不知惠也。天性之愛。猶知有孝慈焉。求其所謂孝慈者。不越乎衣服食飲口體之間。雖摯焉。君子不取也。夫士人若此。彼處閭閻之中者。何從而知之。則以爲是之謂福。是之謂慈。是之謂孝而已矣。斯其人甚可憫也。維揚顧所建者。鎮遠侯武毅公之九世孫也。顧氏亦世象賢。皆貴而能貧。守先王之法志。效忠貞於國家。與他侯家異。士大夫之賢者。皆樂與之游。所建之父曰貞白先生。娶何夫人。生子殤。而繼配王太夫。人生所建。所建束錦而稱奇穎。父見背時。年二十。學已成。其文章已足名世。太夫人曰。孺子勿自廣也。其博求海內之賢豪君子而從之。游。維揚固周行也。海內之賢豪君子取道者。多欲訪所建。所建皆傾心折節先之。至則不勝喜。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卽躬率諸婦執爨。出美肴大糈留客。夜深不悒。或蒼猝無所有。卽撤環珞往質之。惟恐客之不懽也。久之請於母。出游之金陵。已入京師。嗣勳衛。適倭躋朝鮮。所建欲從軍。一用其倜儻奇偉之畫策。而當事者主封貢不果。會鑛稅議起。金吾與貂璫雜出。或欲以屬所建。所建諷之。遂請急歸。頃之游楚。游越。北游徐沛之齊魯。之趙西。從蒲坂入關中。所至覽其名山大川。探古人之遺蹟。與其豪傑遊。已而徧歷九邊。觀其形勢要害。及中國之將士軍實。喟然興歎。已而游宛洛歸。戲綵弄鳥。歡太夫人。以暇日盡發所藏書讀之。至先朝諸功臣事。稟記甚悉。乃牒武毅而下爲世家。餘爲外紀。又爲廣陵文獻紀百卷。今年太夫人

七十矣。所建悉徵海內之能文者。以爲太夫人壽。而猥及余。余非能文者也。然好談忠孝節義事。昔劉向傳列女而先母儀。二妃三母尙矣。學士家所稱。里巷所共傳說。莫如孟母。孟母能成其子爲大儒。而其名隨以不朽。此慈孝之大者也。母儀之所係。豈眇哉。所建與余書曰。某三十外始學禮讓。非老母督教不至。是所建豈謬謙耶。意者前此所尙。在乎節俠文章。今乃歸於禮讓。其所得於太夫人之教深矣。聞太夫人甚健。不類七十人。客至。治饋具如向時。富貴而壽。亦人之所有也。而太夫人賢。能成其子。是之謂雅壽。自維揚有所建。而先世之忠勤。當代之賢人君子。皆賴之以著於來世。矧太夫人之內德母儀。豈不與孟母並傳哉。古今之侯王無算。鮮若顧氏之世濟其美者。然太夫人之福德甚盛矣。

壽史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夫人之成君子。豈易哉。天地篤生之。父母教養之。兼是而後成。然得之於母爲多。蓋其未知未識之時。固已陶染而漸漬之。以生其知識。善惡幾於定矣。譬之物產於地。得地之氣爲多。其不材者固非雨露風霆之所能變化也。故詩首后妃之賢。而繼以螽斯麟趾之應。夫二南之化。兔置干城。而况其子孫乎。蓋婦德難成。婦德成則吉祥之所集也。福祿之所求也。今之世若史仁齋先生者。君子也。余往者欲爲兒輩求師。不能使之遠涉。適所舉士典選。託之求賢者來爲學博。因得史先生。史先生至。余睹其貌。溫溫抑抑如也。聽其言。悃悃惓惓如也。探其度。渾渾浩浩如也。則允矣。君子者也。乃使兒輩北面爲弟子。因得以知先

之母楊太孺人。有名賢母也。先生之先世執金吾。父曰松峯公。父母皆早世。大母老尙在。家微矣。太孺人以此時歸松峯公。公爲人高冠奇服。抗志雲表。視長安中營營驅驅者。每代爲之恥。故自處於岑寂蕭閒之地。以保其志向。然甘旨之不給。不能無慮。太孺人矻矻紡績織紝。以供大母。而孝情宛篤。克致其歡。松峯公出私門。入公門。不問家事。而太孺人理內籌外。井井有第。纖微凌雜之務。咸得其宜。公得以專心王事。而生產漸饒。史先生兄弟三人皆業儒。公不暇精爲督課也。太孺人以身兼之。三人者懷若父師。進修匪懈。相繼爲諸生。經行表著。史先生舉於鄉。而史氏之祚大振矣。太孺人有二女子。時時舉古者生女臥之牀下。弄之瓦甌。齋告先君之義。而訓誥之。議酒食。習女紅。無得暇逸。擇其壻。惟求佳士。不問門閥。二人者。今德清縉雲令也。爲政皆有譽望。夫雖有才士。而不得內助。吾未見三翮而飛者也。松峯公堂弟析箸居。久之貧塊鞠。無所依。依公公收之。與同居。以老。待女嫠嚴。然未嘗輕爲敲扑。性儉素。睹俗益奢麗。詭服妖飾。厭之。數以爲戒。今年太孺人八十矣。史先生同僚韓先生。及通學諸生。謀詞於余。賀焉。史先生曰。家慈之平生。誠足以壽。不肖爲冷官。不足以顯親。又無厚祿之養。何以娛母。余聞之曰。孝子之事親。何足焉。舜猶不足。余聞先生之爲諸生。卽以孝聞。客歲平山缺令。當道者以先生攝事。余心謂先生奈何舍琴書之樂。而就鞅掌。先生至平山。則迎養太孺人。余乃知先生以學博力不能迎養也。則歎曰。史先生孝哉。余未免爲張奉之見焉。夫以爵祿語孝。則周襄王亦孝矣。太孺人之平生。旣足以壽。其子孫賢而且多。女得

快壻。先生之孝行稱於遠邇。名譽動乎公卿。足以樂太孺人之志。且慈孝之德。神明之所持也。太孺人之年。其與山石無極哉。

壽張母石孺人八十序

余弱冠學於恆陽書院。與張仲賢同硯席。最厚善。余師艾純卿先生。而兄仲賢。父西平公尙在。至卽爵之。肴蔬皆精潔。鷄甚肥。他家所未有。云飼之有法。余方爲諸生貧。每三謝不能當。仲賢名藉甚。諸生間。余忝與雁行。爲西平公所器。仲賢之元配石孺人。所謂知子之愛之者也。余以是知石孺人。內奉養。能歡姑舅。外羞賓客。婦道甚備。仲賢得內助。一意趨學。青雲可立致。殊自得也。余幸獲科名。仲賢久不遇。相與益厚。令其子實甫從余學。仲賢竟以廣文終。實甫亦竟不遇。而實甫之弟著甫。有子達宸。爲諸生才。復從余學。今年石孺人八十矣。余數見著甫。問孺人知其安健。則曰孺人宜壽。吾聞古人之言曰。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又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孺人之始歸也。西平公李太孺人夫婦具存。家道殷富。仲賢爲名士。琴瑟靜好。伉儷之情甚篤。而又早成子姓。世其經學。斯可謂運命之極亨。人生之盛際矣。逮其中道。所歷艱難痛楚之事。良亦不少。以迄於今。猶涉太行者。險阻旣窮。而卽於平路。且著甫天性甚孝。愛譽聞於宗族。而行誼重於鄉黨。兒女滿前。大者誦書。小者嬉娛。人之生也。始中終兼美爲難。而終尤急焉。孺人之始甚得意。然而不驕也。勤苦節約。以慮方來。故能處艱難痛楚之時。而不懼不困。謀之寢門之內。而成禮合義。

以昭前德。綏後福。其有功於張氏大矣。是以明神佑之。而俾食報於未艾也。故曰孺人宜壽。諸親舊將爲孺人壽。而著甫必欲得余爲詞。余不敢辭也。而論次其所習聞者如此。孺人必將曰。是夫子之深交。以爲君子。而令吾子北面事之者也。是吾家四世之交。淡成而不渝者也。是其人必不妄語者也。而以吾爲宜壽。吾乃今知免於戾矣。必爲之益加七箸。於是益足以明著甫之天性至孝也。豈惟能養哉。幾於白華之旨矣。

賀李汝立應鄉舉序

今年天下舉士於鄉里中。人言所舉。僉擬汝立曰。必舉。是其人少年勤學。終歲未嘗見其市游閭立。旣而果舉。僉曰。如何矣。則人人喜曰。是其家世長厚。必不瞞鄉黨。宜舉。余親聞之。余之喜則又甚焉。蓋汝立之父別駕公。余大母別駕公之姑也。余少長見器重。公晚年又與先館陶公締爲婚姻。別駕公。吾趙之名士也。精易學。試於有司者十有一而不偶。竟以歲貢起家。至南陽萊州東昌別駕公疾革時。謂汝立。異日者爾則從考功治書。汝立從余游。以書舉於鄉。此余之所爲喜也。然余之所望於汝立者甚遠。卽以文言之。余論文甚嚴。未嘗輕許可。後進或狂而不信。或河漢而無極。汝立以文藉甚諸生間。余恆鑄之無所假。汝立愈自以爲未學。其進愈銳。汝立之志之識。不與俗同如此。今汝立之名登於天府矣。余請言其進於文者。我國初取士。辟召最重。其後歲貢重。不甚重。制舉又其後則制舉獨重。以至於今。家絃戶誦。皆爲制舉。

者也。北方之士，往得舉者，有積有虛。今在所有者，卽吾邑先達。每數十年一舉，今每舉有之。余試問乎汝，立當今之人才，其可謂盛耶否耶？夫國家之所以設科羅人才，其禮遇之甚隆，其養之甚渥，何也？將欲用之以共治天下也。今天下其可謂治耶否耶？汝立不見乎今之天下乎？三光曠隣也，百姓僇僇也，寇賊恣先攘攘也。夫安可謂治？設使上自三公九卿百執事，以至州縣之令長，皆得人，天下豈至是耶？然則今天下之人才，亦安可謂盛也？然則國家禮遇之甚隆，養之甚渥，何也？且士大夫無論有深謀，暴猷，以扶本朝而安生民，卽人人食祿無所害，天下亦必不亂。天下而至於亂，則在位者有分外之害也。今夫種樹者，慮蝸之害樹，則以輕鑿修鉤去之，未聞其愛惜而培養之也。而世之所謂才者，其不害樹者寡矣。可不歎哉！蓋自古承平之久，未有不若此者也。上焉者，與人以富貴，而忘其所以與之之意。下焉者，受富貴於人，而忘其與之之爲恩，皆以其勞苦之所宜得，而文雅之所自致，亦甚可笑也。夫天下之民，不過農工商耳，而况士爲之首，是天下之民所待以治者也。古之教太子者，齒於國家，欲其先爲士也。夫君且先爲士也，而况於卿相乎？蓋士道之大如此，故士之以天下國家爲事也，非自任也。猶農之服田，工之飭材，商賈之牽車牛而四方也，其本業然也。士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反害之，是三民之不若也。世之人，顛冥於利欲久矣，其稍覺悟者，則必曰：吾一人如天下國家何？余將告之曰：伊尹非一人耶？何以任天下哉？則必曰：吾乃伊尹也乎哉？余則又告之曰：伊尹非人耶？卽如若言，人人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則天下治矣。人人皆曰：吾非

伊尹則天下國家之事。孰其爲之。然則必各營其私。共害天下國家而後可也。士習若此。其學可知矣。其文之邪僻可知矣。夫其中豈無二三豪傑之士。而頻頻之黨甚衆。不得獨行其志。是以世道日非。而民生日蹙也。士者有能知國恩之不可負。則亦可以與言矣。余之於汝立。則望其必爲豪傑。肩天下國家之重。而無爲一身一家之計。與古今之豪傑比。而無自混於流俗庸人之中。夫如是。乃謂之士。乃國家所以取士之意。汝立行且舉於禮闈。徧睹一世之才士。有同志者。卽以余言告之。與之共報國家。而拯斯世之患。俾天下知制舉之重。則不亦甚都也哉。

賀張珍夫應鄉舉序

今有千金於此。中衢而下。令曰。能左言者。以此與之。則千萬人爭爲左言。以讖得千金。忽有一人焉。爲右言。則衆大駭。何則。彼皆市井之人。而此一人者。士人也。千金厚賂也。暫爲左言。非遂成夷狄也。而得千金。可以養老恤幼。天下之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有什百千萬於此。然而士人必不可者。以士人異於市井。若苟焉而逐利。則與市井不殊。今天下之士人。其所爲文。去左言無幾。而皆用之以取青紫久矣。衡文者。曾無一人出而正之。豈不異哉。今年秋試。衡文者爲江西吳太史。餘姚孫太史。余聞之曰。是其將正士習乎。夫江西實多君子。往往講學。尙節義。孫太史者是忠烈之裔。文獻世家也。是其將正士習乎。已而聞其與士子約。文險詖者不收。余語人曰。必張珍夫也。吾邑之舉者。頃之吉語至矣。蓋取文以險詖。是使工畫

鬼者也。夫豈無工拙。觀者未必皆巧目。而第取其臙人者。愈醜愈易售。卽險詖亦得其似。則郭舍人之語。必有合於方朔之解。而郢人之書。鮮不當於燕相之意矣。故倖進者恆多。惟以雅道取士。則所得必多。真才矣。珍夫自幼以穎秀稱。博學能文。然不爲險詖之文。以故屢躓於有司。至今年。父兄鄉黨不甚期望之矣。而竟得舉。夫有天下者。皆開富貴之塗。以誘才智之士而用之。繇於正則得正人。繇於邪則得邪人。誘非其塗。則人皆失其常性。而壞其舊俗。何以明之。燕趙之士。慷慨任俠。自古而然矣。慷慨任俠。固非聖賢之道。然其人讀書明理義。則可以成忠孝之節。今燕趙之人。無論閭閻子弟。卽士人之中。有一慷慨任俠者乎。珍夫溫夷可親。而立志較然不欺。景慕賢豪如不及。疾惡如讐。意之所不樂。雖違衆必止。分之所不投。雖貴勢弗捐。蓋以慷慨任俠之氣。而成忠孝之節者也。假令非遇二太史。以雅道取士。則國家不得珍夫之用。衡文者所係。豈輕乎哉。珍夫爲諸生淹滯矣。然不以淹滯故。左言取千金。晝鬼求售。於此可見珍夫。然竟遇知者。人生誠有命。枉而遇。貞而遇。皆命也。命不利。卽枉亦不遇。徒自醜耳。故君子守貞。珍夫得之矣。余退廢田居。憂世之心不已。觀文體之衰。不揣而以筆舌正之。第空言沮之。而厚利招之。誰吾從者。則有仰天歎耳。不謂首善之地。得二太史與余之見合。而雅士如珍夫者。得列於賢書。計燕趙之間。得人必多。天下之士習。將自此遂正。而國家生民賴之哉。譬若鵲鶴。飛且鳴矣。君子修之己。以救天下。豈有息焉。珍夫其益自信。惟懋之哉。

賀梁文學在宥補廕序

先是在宥上疏闕下言臣祖故冢宰某爲少司徒時三年考績廕臣伯父官生後臣祖爲大司馬以邊功蒙恩廕子臣伯父改執金吾延於世世以臣父爲官生臣父不幸短折臣方孩幼臣祖里居未敢具疏復棄聖世臣身孤祚薄有愧象賢我國家優厚大臣廕子未仕而物故者咸得移予况臣祖服官三十餘年竭力營職總薊遼及任本兵安攘之功頗多臣父未得終被聖恩臣幸成立謹稽首頓首以請於是制下主爵議上報可余受太宰珪璧之重在宥裊其叔祖升吉叔衆甫尙甫皆與余遊相善聞之喜可知也太宰躬明叡之性涵洪流之量國家之遺儀軌事天下之風謠土俗九邊之形勢機宜纖微曲折無不較若列眉燦若指掌而又精神強茂能勞苦不勸居一官卽盡心於其事籌之甚精而趨之若不及旣爲公卿愈益勤愷所至皆著勳績而仗鉞薊遼屢讐強敵之氣奏橫草之功正位司馬幕畫廟勝邊塵坐息夫古今安有爲臣如此而不至大官受上賞者乎身歿之後持文墨者以其故相之門人而深求之夫其所謂門人非北面伏膺而受業也一日之間四方之人偶然而遇之遂足爲累乎且夫出故相之門者往往歆歆驕驕陵上虐下有以少宰而侮冢宰出褻穢之語者奪情之事敢言者數人杖之戍之而侍御露章得罪三年不見釋竟隕厥軀則其人之所從臾也隨牒而游者萬里一塗輸佞貢諛乃得陟榮要不者爲其所齟齬則余嘗被之矣其他承聲順指司金穀者丈量鼓鑄騷擾及鷄犬又噤害善良而曰不附權彼

司寇者。令郡國多決囚。丹市溢川。而元勳之裔。當以大辟。猶迄今稱賢。公持謙執慎。一意勤官。單門末進。皆如大賓。貌隆情周。惟恐不蕪。何嘗侮一君子。引一宵人。生一釁端。戕一鰥寡。然則公之致身鼎足。國恩及子孫。固其宜也。而論者以所遭不幸。掩其大功大美。可不惜哉。在宥。郭氏之甥也。華伯及其諸弟。屬余言賀之。而是時公未有卹典。余是以述公之德。恐在宥兄弟年少不盡知。亦欲深求者。倘聞余言而察之。芻蕘未必可採。然公仁厚長者。克若天之大理。梁氏之後人。其必寢昌矣。

賀熙甫成武進士序

世道之有古今也。自戰國而判。至唐宋而甚。至今日而極。古之人自君王以至於士人。未有不兼文武者也。朝無將相之分。野無兵農之異。至春秋衰微矣。然晉文公謀元帥於趙衰。曰。郤穀可。其人說禮樂而敦詩書。而單襄公之論文也。曰。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此十一者。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天緯地。文之象也。然勇在其中。故曰。勇。文之帥也。言能武也。春秋之稱文武如此。至羣雄並起。日尋干戈。而善戰陳者起。而佐之。相爭無寧日。故謂之戰國。秦以最强取天下。文遂偃矣。漢之興。乃稍有文。而與武遂劃爲二塗。然猶有古意。至唐宋。則以墨研毫素爲文。弓矢戈矛爲武。以迄於今。士不復知文武。而所謂文吏者。乃自貴而輕武。武亦鮮足重者。世道之壞也。人才之乏也。無復之矣。熙甫少而業儒。不利其父職。方公有文武之略。不能驩俗貴人。壯齡放棄而早世。熙甫痛先志之不伸。仗劍而出。從軍薊門。欲得當以取功名。孤身

邊塞備嘗苦辛。而一二狄山之徒。不能用之。念此時惟武科可自致。其技不過能射對策。勉而就之。癸丑遂成進士。熙甫以勞苦久。數有薦書。卽未成進士。已宜拔擢。而武科以賄行耳。明年乃授守備。薊門之義院口。舊文吏尙在。掣曳難有爲。母李太夫人多病。遂暫歸。熙甫立志砥節。不欲爲恆人。其於文武。不欲爲流俗之文武。况以武自命乎。然周之方輿。詩人詠其人才之盛。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公侯腹心。夫能爲公侯之干城者。其謀勇可知也。自非忠赤不貳。純心幹國。則不可爲公侯之腹心。此豈不可謂賢俊雄奇之士乎。而謂之曰武夫。此俗人之所不欲居。而有志者之所勉也。夫士而僅能墨研毫素者。甚無益於天下。而末世懸高爵厚祿以驕之。猝有盜賊。則以能弓矢戈矛者爲命。亦足羞也。古之爲士者。進修之暇。則射鳧鴈以供賓客。蓋未有不能射者。今之士大夫。鮮有能張弓挾矢者也。夫人不能射。則其心志日以懈惰。而筋肉駑緩。不足以當勞苦。成勳業。是以先王重之。繇茲以談。今天下幾無士矣。熙甫勉之哉。今天下漸欲多事。拯世垂名。非可以遜之人也。熙甫之子玄孚。年十七。近爲諸生矣。其亦無以今之名士自命哉。

賀賈元禮食廩序

昔孟子稱人皆有心。心主於思。思而得之爲大人。弗思爲小人。至哉其論學乎。舉世之人。罕有用思者也。有人於此。遺我以壺餐束脯。其意必有所爲。吾思之而知其所爲。則必思有以報之。而世之人所受。有百倍於壺餐束脯者。若以爲固有之。不以與之爲德。至乃忍於相負。此未若無心之愈也。而何標季之世。皆

其人也。國家令甲學使者較諸生高等得食廩。此豈爲其能文耶。能文何與國家事。凡食廩者皆啣啣飽耳。亦有思其所爲者乎。自食廩而進之。則爲鄉舉升第。通籍金闈。而疏爵享祿。榮父母以及妻子。潤及姻族。亦有思其所爲者乎。嗟嗟。鮮矣稀矣。而不見夫綬之若若。冠之峨峨者乎。有不括利圯物者乎。此皆起諸生者也。而廩食之。是聚狼而飶之也。明年當大比士。今年學使者楚周公。較諸生高等。先廩食之。而從余遊者賈元禮。首被拔擢。不知元禮亦嘗思其所爲否。而不見夫周公乎。鮭冠而繡服。貴矣。侍御爲兩京學使者。卽不復外補。坐致九列。惟計日以待耳。而比者周公上封事。指九重之闕。責鼎鉉之負。怛怛惻惻。無所隱諱。幸而優容。止於奪一歲俸。然亦危矣。夫周公舍泰山四維之安。而冒焦原跟趾之危。豈不見囊頭塞耳者之可以無虞哉。誠豪傑忠義之性。得之於天。亦其鮭冠繡服。受爵祿之榮。而思其所爲。有不能自己焉者也。夫不癡不狂。名不彰。彼夫囊頭塞耳者。自以爲得保富貴之術。而不知國家設爵祿以待士之意。謂何。非弗思之過耶。又况夫害民誤國。重負朝廷養士之恩者哉。元禮試一思之。則立志自不容卑。行身自不容苟。趨學自不容不力。交與自不容不慎。夫卿相之賢者。皆諸生之賢者也。周公今之賢者也。余大兒清衡。今年補諸生。亦出周公門下。余深以爲幸。元禮其試思之。則何必慕古人哉。

賀呂元仲入太學序

元仲兄弟皆才士也。好學能文章。孝友儻儻。濟濟斌斌。遐邇羨異之。伯氏桓伯。丙戌成進士。起家邑令。爲

繪諫。歷藩臬矣。癸丑。輔季成進士。試宰蒲城。而元仲尙爲諸生。秋試屢不利。則歎且笑曰。諸生稱弟子員。非長年之稱也。藍袍而青領。束之以緘。非長年之服也。吾何爲者哉。會有令廩生。多年屢試者。得入貲遊太學。需次選除。元仲遂攜貲入長安。就之時。輔季正試政長安。相見曰。吾亦得官矣。朝夕歡飲者。久之而竣。於是親友多向余言。元仲之才。優於科第。而僅僅小成如此。或言繇太學尙可就試。不廢科第也。余應之曰。才者必第耶。則造化可預定。安在其莫爲莫致。且人生亦何必第。自古取士之法。鄉舉里選。固不能無詐。然意則近雅。自是而後。或以對策。或以詩賦。漸入鄙俚。至時文而極矣。舉天下聰明才辯之士。聚之橫舍。課之以老儒腐生之說。試之以聲病對偶之文。而誘之以高爵大祿。命運利者。忽而富貴。莫知所以然。其不利者。愈苦愈拙。揣摩萬方而不得。猶庶幾一遇也。而不能自己。如孺子之逐鶉也。夫鶉者。飛於蓬蠶之間。非若鷹隼之高且疾也。孺子隨而逐之。相去步武。而竟不能及。倦而稍息。則亦息焉。追之則復飛。哮喘罷亂而後已。夫士之求富貴者。運命不利。而矻矻不休。日復一日。以至於老。此孺子之見也。若元仲者。可以爲達矣。夫仕宦之塗。豪傑之所藉以策勳垂名者也。何必進士科。趨起之徒得之。而無所軒輊者多矣。元仲業已脫於橫舍之拘。離於鉛槧之役。而復隨諸黃口兒。徒跌入棘圍。求晚收。余有以知其必不爲也。元仲之子贊勳。弱齡爲諸生。翩翩富文藻。其能取科第無疑。元仲卽坐而觀其翔可也。然余觀其精神才諳。當必有所表豎哉。

賀載甫二令子同入學序

己酉當大比。士學使者左公。試諸生。可大比者。而拔童子之秀。以補諸生。柏鄉所進。多於他處。兄弟並進者數家。載甫及其姪際昌之子。皆兄弟並進。載甫之子。長曰升階。襄美。次曰升堂。巽美。皆垂髫能文。並趨芹泮。萼輝玉映。鄉里榮之。呂神明之族也。其在柏鄉者。曾以儒起家。中衰。至載甫之伯兄。給諫君而盛。仲叔季氏。皆有聲文學。載甫蚤舉於鄉。余往者數過其家。給諫君兄弟。列侍其父。呂太公。翼翼如也。俞俞如也。其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給諫君每遊宦歸。則盡出其俸金。上之太公。置宅爲四區。規模如一。田不異尺寸。一穀一醴。無不共之。其閨閣之中。亦化爲雍熙。靡有間言。趙魏間語。孝弟醇謹。內行之熾。未有過呂氏者也。昔漢之萬石君家。蓋以孝弟醇謹稱。天子愛而用之。然無功業可見。至以不知馬足見笑。彼皆得之天性習染。不知爲學。是以其居朝居家。惟孝弟醇謹而已。迨其子孫貴盛之久。併其家法而壞之。夫貴盛者。常人之所喜。君子之所患也。今天下皆不知學。以學爲取富貴之計。不知有君。繇未聞古人之學也。古之始學者。卽教以肄宵雅之三者。鹿鳴也。四牡也。皇皇者華也。鹿鳴者。君燕羣臣也。飲之食之。而又以筐篚將其厚意。四牡者。勞使臣之來也。勤於王事。至不遑將父與母。皇華者。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使之周爰咨詢。君之愛敬其臣如此。童子之時。未能爲詩。而先使之習此三者。欲其知君臣之一體。養其忠愛之心。他日服官。能示周行。念靡盬。勤採納。以酬主上之知遇也。豈徒爲愿朴之士而已乎。然鹿鳴之不悖。

言厚也。四牡之託興於難。以其慤也。皇華之所謂周語忠信也。絲孝弟醇謹。而充之以學。則伊傅旦奭之忠。卽孝弟醇謹之至而已。蓋余子清衡之入學也。余命之北向望闕而拜。非徒以余家世受國恩也。卽今者上命學使者試文郡。而童子得以齒於衣冠。異於凡民。非國恩也耶。童子輩聞神聖處元宮。便如視天。而不知學。卽所以事父。卽所以事君。卽所以事天也。父果遠乎。則君也。天也。皆不遠也。以不學不悟。故以君爲遠。公卿大夫。孰非絲童子入學始者耶。余其時欲以示同學者。慮其駭而不信也。今以語載甫之子。庶使學者聞之。而知古人之學。不徒爲富貴國家或有賴焉。

賀劉士美入學序

劉士美者。余姑母之子也。其父從學於余祖武功公。未得入學蚤世。余姑母茹茶飲泣。育士美與其兄士雄成立。兄已爲諸生。士美久不售。益發憤讀書。督學周公較士恆山。以士美補邑諸生。士美屢試。姑母朝夕望之。數不利。至是心益苦。乃果爲諸生矣。士美之先世。皆饒於貲。以勤儉相承。居於邑之西鄉。罕至城市。孝弟醇謹。存先民之風。余猶及見士美之祖。清癯頎長。衣冠雅朴。明曉經書。蓋嘗業儒而未偶。其望余姑丈之成甚殷。乃亦不偶。議者以爲劉氏宜興。其先世有隱行。又行寬厚。貧民佃其田。所廩穀。或不能償。輒棄之。歌舞者衆矣。則宜興。士美之祖父皆好學。有行誼。而闔阨不達。疑極則舒。蹙極而遂。故曰劉氏宜興。夫貞完之節。壯夫猶難。而况笄幃之人乎。乃有春華之年。所天見背。而能茹茶飲泣。撫育遺孤。以至成

立。又能以慈兼嚴。延師督葦。俾之明經。胡廣起於農家。伯始遂爲文儒。此世道之所倚。而神明之所重也。安得不豐其况。而昌其貽乎。余姑母之不幸而成其節。其於劉氏。猶江河之流。阨塞於孟門三峽之險。偏仄噴薄。而不得進。衝激而下。乃能迫天盪日。以極其浩瀚之勢。節之於天下大矣哉。天地之所以清明也。中華人類之所繇成也。古之賢人名士。每繇此興。先是士美名發解。將試時。余爲易以發業。旣入學。其兄弟來過余。余沐髮未出。念易有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欲字之著美。及相見。則士雄爲余言。其家有雛鷄二。首皆有文。其一曰士。其一曰美。余曰。我固欲字仲弟著美也。士美卽其字矣。異哉。此劉氏將興之符也。千里之跬步。江河之濫觴。在於今日。則惟士美勸勉之哉。

賀呂鬻叔舉孫序

天之將興人國也。則其臣庶必賢而且多。書稱純佑有商。詩頌右序有周。皆是道也。惟家亦然。天之將興人家也。則其子孫必多而且賢。世傳楊華陰何平陵之先。皆有靈貺哲符。宏允地祉。厥後皆如其兆。絲髮不爽。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不有積德。安能致此乎。比來吾郡士大夫家。則稱柏鄉之呂爲盛焉。恆伯起家進士爲給諫。所至著名迹。鬻叔元仲皆青衿高等。軒翥將翔。而輔季又成進士。且非獨此也。四君者。其容貌皆瑰琦。宇度皆恢卓。言論皆慷慨。而又皆愷悌坦率。居鄉謙退。待親友克惇和好。夫選之衆士之中。而求四人者。猶難焉。有四人者。而同父母。爲兄弟乎。豈不盛哉。而四君者。生子又多且早。輔季之二子最

先入學。就督學試。爲諸生冠。食廩。次則元仲之子。鬻叔之子。經美。年十六。翩翩乎文矣哉。而遂舉子。鬻叔纔四十二。遽有孫矣。譬之大江之皋。泰華之崖。靈氣之所孕毓。膏露之所滲潤。琪樹瑤芝。燁燁韡韡。固其所乘之地。蓋亦時之所值焉。鬻叔之先世有積德。卽其兄弟之孝友。亦足以致百福之求。而鬻叔豁然頽然。與物無機。而行己有則。識者觀其面目腰腹。而知其爲福人矣。子孫秀蔚。不亦宜乎。自鬻叔舉孫。而親知鄉黨。無不歡欣歌舞。持羊酒往賀。而皆欲得余言。余與鬻叔兄弟。締金石之契。非他人比。喜自倍於他人。然不敢徒相賀而已。夫君子之事天。猶事父母也。怒則必求其悅。悅矣而愈加慎焉。昔虞升卿以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恐獲罪於天。余亦垂二十年。無所出。不勝恐懼。極身修德。幸舉一孫。余心稍安。然此加慎之時也。願與鬻叔俱從事焉。

送柏鄉孔公還番禺序

孔公爲柏鄉宰二年許。而遷鄭府審理。凡遷王官者。長吏而下。率無缺。名曰遷。實禁錮之。云不可勝劾。藉此以驅除。然曷可不慎也。孔公結髮談道。刻意尙行。其下車時。當路方議革徵收投櫃。以防有司之染指。孔公性不嗜利。俸入之外。不取一錢。縣當通衢。廚傳之費。一切付之典守者。相沿之習。盡滌。無論取贖。鍔於詞訟也。此其人可遷王官耶。然孔公不善事尊貴。又信心獨往。不畏彊禦。是以此。余甚爲孔公惜之。公番禺人。而宦於趙。其歸將無以爲資斧。及見孔公。夷然如常時。語及遷。曰。命也。余乃仰而歎曰。嗟。

乎。此天下之所以貴君子者也。服官未幾而得禁錮。又無以爲歸計。小人處此。有號咷擗已耳。而若是其澹淡也。君子豈不貴哉。然小人者以官爲市。必不至於裸身而歸。投櫃之事。當路者議革。不啻先甲後甲之諄諄而已。有佯許之而不革者。有革矣而取之益巧且多者。斯其人而二年遷王官。可以爲富家翁矣。然猶不免於號咷擗也。且斯人也。又未必爲王官。蓋小人者。不難撓臆事尊貴。而能骯骯於彊禦。又賸民膏以行賂。故曰未必爲王官。顧小民則苦矣。是未若潔己而貶位者也。故曰天下貴君子。於是孔公將行。余與之言。易及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車也者。卿大夫之所爲賁也。陽德居下。束帛不及。舍車而徒。爲趾之賁。賁及於趾。文茵丹韞。不足爲華矣。且夫冕而乘車者。終日於車中。肢節拘攣。未嘗不欲徒步以和於身。若舍之而下。則慮其褻威重而見笑。不敢也。是禁錮之象也。若夫舍車而徒者。則以草屨爲雲車。海之內。海之外。無不可遊者。而世之人以爲禁錮。豈不惑哉。孔公聞余言。喜氣滿大宅。曰。今天下十五區。余遊其十矣。惟北方之未徧。異日者當乘雲車來。與先生盤桓煙霞之間。此別暫耳。乃解攜大笑而去。

送雷鷺洲歸里序

凡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以其出於古聖人而相沿用之。是曰徇名。行之則若厲精。而廢之則若昌被。故不可以已。是曰飾迹。考績之法。起於虞舜。舜大聖人也。行之而庶績咸熙。有苗分北。故後世率

繇。至於今不替。設使舜非大聖人。而三載考績。黜八元。陟四凶。以大亂天下。則法止於其身矣。故夫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且非獨此也。又爲之說曰。考績重典也。凡所黜者。不得復用。且不得自明。果如是。則必服天下之心。而後可。而未必能也。當事者誠不明。不知天下之服與否而行之。則天下之人。猶有以亮之。然率以不公。故使天下不服。如近日管志道之雅達也。而黜馬猶龍之清直也。而黜二子。固皆有名。然管以忤宰相。馬以傷直指。皆不可容而丁此。呂以慷慨敢言。黜沈司馬一言之激。至於逮繫。繇此言之。考績之在於後世。其行也不若其廢也。何則。論劾時有未嘗不黜。賢者猶可伸眉。至於考而黜。則已矣。而管志道猶得復起。則以管繇比部爲臬司。無何而左遷提舉。以稱病歸。未爲一日提舉也。而黜。當事者口哇而不能言。故復用。而馬猶龍以儀部督學江西。三月而黜。江西之士大夫。公論素明。人人不服。然論者以爲考而黜者。不可復用也。夫使馬君不爲一日督學。則亦必黜。然則管與馬何以異哉。今年考績。雷鷺洲爲聞喜黜。余聞而駭之。鷺洲與余遊。以仁義名。簡相切劘。必非得罪。士大夫百姓者。既而知其以鄰邑及僚友之隙。飛語交射之故。鷺洲入覲還。過余曰。復豫主臣典邑無狀。負先生之明教良多。然加之以酷。則不敢當。具言當事所指鄧邦禹等之瘐死皆盜賊。而任繼先者。絕不知其人。孝廉計偕者。見彈章大笑曰。是十數年前縱博。其父怒撻之。而雉經者也。今遂以坐令君。余曰。是何待精說。不聞孔子之論交友乎。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人生操權據勢。進則進。退則退。何必有其實。余之平生。足下所知也。爾鄉之

小司徒劾以賊如干。而口代天言者。亦以爲貪。余貪人也。其取友必貪矣。君不貪酷。不亦可乎。嗟嗟世人。何必與之論是非哉。考而黜者不宜辨。而足下不服。余又妄謂後世之考績可廢。皆余二人之私言。不可以告人。鷺洲大笑。將別。余歌以送之曰。

士必遊宦。乃知世人。世人益疎。吾黨益親。軒者冕者。其鳶其鷂。毀之以譽。曲之則伸。登華山巔。觀滄海濶。飛仙爲侶。何悲我辰。

贈大將軍西泉麻公平倭序

代作

明興二百餘載。湛恩滂流。羣生鬯悅。威險乎方外。罔有不服。天乃用咨於上。俾益兢業。以保永綏。蠢焉西夏之小醜。奮兵稱逆。於是大將軍西泉麻公。奉上命徂征。而是時倭奴青正大舉。闖朝鮮。號數十萬。朝鮮不能枝。社稷將泯。其王棄國來奔。籲號求救。上爲之惻然動。擱然馮怒。命大臣將將征倭。久之無成功。倭甚驕。當事者怵細人。讒言。倭欲得封。如昔年俺答事。卽退兵。歲修貢。輒信之爲請。以天使往。竟至辱國。當議封時。滿朝不可。共爭之不能拔。少司馬餘姚孫公言。方今中國一統。將吏如雲。以芮者倭也。何至不能戰而媾解。當事者遂以孫公出督薊遼兵。若曰以觀若戰焉矣。孫公至。則謀立將。參伍求之。得大將軍。推轂於朝。先是大將軍西征。無何卽芟夷蘊崇叛者。功甚高。至是建節延鎮矣。大將軍與孫公同心主戰。決其赴朝鮮。提兵千餘耳。賊犯稷山及谷賊椿昌。擊其衆。皆勝。所斬獲及奪所虜朝鮮男女頗多。犁裨將領。

兵七千至。軍威益燁。乃爲伏兵。令練士五百至蔚山。誘之出戰。蔚山賊巢也。賊巢凡十有八。蔚山最大。城堅。賊出。伏兵輒起。大將軍領大軍至。自朝至暮。與青正三十餘戰。遂引我兵至於大江之岸。大將軍下令曰。我與賊共此江矣。退者有軍法。軍皆殊死戰。賊兵大潰。墮江者甚衆。明日攻城墮塘。半秋廳皆破之。二寨皆賊巢也。賊入蔚山。不敢復出。是役也。斬獲甚多。悉燒其室廬。青正大懼。遣使持書求貢。大將軍叱絕之。會天陰雨。我兵圍蔚山月餘。大將軍親賊兵尙衆。上疏求益兵。上益遣三將軍。領水陸兵至。共得八萬人。四將軍分爲四路攻賊。大將軍分蔚山西僧堡釜山等寨。皆城堅難攻者也。以其衆分爲四面。求賊不見一人。乃攻溫井。溫井亦賊巢也。破之。斬獲甚多。賊益無鬪志矣。諸巢賊悉入蔚山。我軍無衝城具。大將軍念禽困覆車之戒。夜襲其一面。賊果自燒其巢遁去。明日。大將軍追至釜山。斬十餘賊。是夜賊遂渡海歸國。我軍至海岸而還。奪得糧二萬餘石。大銅神礮三座。每座重五百餘斤。大將軍凡斬賊一千四百四十五級。生擒其將一人。賊婦一人。奪所虜朝鮮男女一千三百餘人。畜六百餘頭。燒屋四千餘間。甲冑器械無論也。大將軍於平倭功最且多。朝鮮人爲立碑頌公德。先是我軍遠救屬國。稱天兵。頗有搜牢之聲。而大將軍所部。如風如林。在所不擾。是以朝鮮尤德之。大將軍竟以戰卻倭。君子以爲光。孫公之舉。大將軍東征時。王子備兵密雲。知其良將。及王子撫延鎮。與大將軍姪祁山公共事。乞言以垂來遠。王子曰。始朝鮮之求救也。謂倭欲假道犯中國。以隘之故。怒此磯我也。語曰。狃糠及米。令朝鮮爲倭。烏可乎。大將軍

之功在社稷矣。仁心愛士，制御有紀，所至人不知軍。雖古之名將，何以加焉。祁山公爲將，與大將軍等，豈不盛哉。

贈俞叟序

余生而少英雄之氣。年十一，爲嘉靖庚申歲大凶，民餓死者相藉也。余家東門內，每至門外，見之輒流涕。夜則衾枕俱溼，拾得一幼女，養之不活。大哭累日，是以服官恆欲救民，而士大夫鮮有惻隱之心。大抵皆欲立致大官，致大富耳。士風如此，兆民化之，鮮有能爲善者。余以嵇康之懶慢，偶爲主爵，銳意救民，而不自量，抱釁而歸。前堂官俞杰送之抵里，具道其父俞叟，名文佳，世農家，減產教杰等兄弟四人讀書。兩兄爲諸生，杰爲吏，一弟務農，遵父之教，惟勤惟儉，家漸肥，起大屋，造宗祠，修祖宗之墳墓，又造橋梁，以濟輿徒。時時教人爲善，爲善尤在孝父母，然叟之事父母也甚孝，實躬行之，非以空言。故鄉黨多化之者。叟今將七十矣，杰無以報恩，欲求余言以贈。余初歸，冗甚，不暇爲文，然余平生聞一善人，卽如骨肉，思稱傳之。其在民間者，尤所喜聞。蓋士大夫之所謂善人，多不實。文人之言，尤多不足信也。俞叟力田以行孝道，教諸子，又施及鄉黨，而染之以善，何必爲大官，爲大官而不行善，甚苦何也。競進沒賄，必不能救民，且不敢出一善言，卽出一善言，聞者退而笑之曰：爾所爲何如哉。斯不可謂極苦耶。若俞叟者，其亦樂矣。樂則其壽不可涯也。嗟乎，孟子稱性善，性果善，則讀書明理者，宜皆善，而何其大謬不然也。以余所知，邢臺有馬

鳳者農夫也。柏鄉任廷珠者賣雜麵者也。新城馬文者賣瓜者也。其人皆孝弟忠信。余中心敬之。今又得俞叟。真所謂性善者也。余因杰之請。輒書此爲贈。杰將爲官矣。其尙約已救民。述父之言以教民孝。余近日鼓舞士氣之疏。正欲吏掾中有如况姑蘇者出焉。以無使進士科擅富厚而爲民害。又謂一塗之外無人哉。

王母趙節婦序

藁城王修忠來見趙子。叩首以請曰。修忠之父名審。不幸早世。母趙氏年三十。修忠纔九歲耳。又無兄弟。田僅六七十畝。皆再易之田。不能償種。母誓不更適。矻矻紡績。攻苦澁淡。撫拵修忠。以至成立。今有三子二孫。次子讀書。可望青衿。萬厯壬寅。邑大夫以母氏之節聞於兩臺。移檄表其宅里。母氏以天年終。六載於茲矣。修忠念母氏之德。無可爲報也。願惠一言以垂之子子孫孫。知母氏之塊鞠愁苦。以爲吾父守節。而吾父之所以有子有孫。不爲餒鬼者。皆母氏之功也。趙子曰。婦哉趙也。世之富貴而寡者。多不能守節。有孤以爲累。或棄去。而趙以貧窘。矢其姜之志。保其弱孤。以饜宗祀。可不謂難乎。子哉修忠也。母旣歿而不忘。爲之求言以計不朽。斯可謂孝矣。夫是母是子。固皆閭巷之人也。其志意如此。何必公卿。修忠之言曰。吾母誠慈。亦賴吾伯王博視我猶子。而伯之子修寅。吾兄也。爲之支持門戶。吾母得以成其名節。今吾伯逝矣。修忠一飯不敢忘吾兄也。趙子曰。兄哉博也。能成其弟婦之節。近日元氏有董節婦者。其夫之兄

迨之嫁。以致自刎。博視之狗彘矣。而其子能若父之志。修忠能不忘其伯與兄之德。善良乃萃於斯族也。何必萬石君家。余輒爲紀其事以付之。夫人無隱顯。道在爲尊。如修忠者。余不敢名也。爲字之曰克孝云。

